

断迭代的大规模数据集和人工语料训练后“野蛮投入”的结果，因此，纵使 ChatGPT 看到“路遥知马力”能接上“日久见人心”，但它并不能真正理解中文诗词的精妙内涵。

这种人工智能系统训练方式将不得不把“常人”的意见加以建制化与机械化，由此使得社会意识形态的板结现象变得更为严重。换言之，从机器的视角看，一个正确的意见就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意见，因此，少数“异类”提出的“离经叛道”之说在技术上就会被过滤掉。

“这需要我们的高度警惕，”徐英瑾强调，“假若 ChatGPT 技术在托勒密的时代就出现，哥白尼的‘日心说’恐怕会永远被判定为错误答案。”

从时间样态上看，“常人”的天然时间标签是“过去”，而“自由”的天然标签则是“未来”。而任何的深度学习机制都必然带有“过去”的时间标签，因为大量的数据收集、喂入与训练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，并由于这种消耗所造成的时间差而必然与“当下”失之交臂，更不用说去拥抱未来了。ChatGPT 依然没有摆脱这一深度学习机制的宿命。实际上大家都知道，ChatGPT 对 2021 年以后发生的新闻事件，比如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战争，都无法进行有效的信息处理，而且也很难对未来的世界进行具有创新力的预见，这就使得其在根本上无法摆脱“常人”意见的阴影。

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ChatGPT 具有根据不同用户的输入习惯改变自身答案的能力。换言之，它能记住特定用户的说话倾向，并投其所好地修改自己的输出。从表

右图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认为，过度依赖 ChatGPT，可能会让人丧失反思力与对未来的把握能力，陷入过度“自欺”的状态。
摄影 / 成钊



面上来看，这貌似是此项技术尊重用户个性的体现，但看得更深一点，这种“尊重”本身乃是一种无原则的谄媚，而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所需要的质疑与反思。因此这依然是一种对于“常人”态度的表露。

此外，别有用心的人也能利用 ChatGPT 的此项“谄媚”而借由“人海战术”去系统改变 ChatGPT 的知识输出方式，由此使其成为认知战中的一个环节。徐英瑾表示，一个长期依赖 ChatGPT 的人类用户会因为习惯于该机制对于“常人”意见的不断重复，而进一步丧失对于这些意见的反思力。因此，即使他隐约意识到了某个机器输出的答案可能是有问题的，他也会自言自语地说，这毕竟是 ChatGPT 提供的答案，又怎么可能是错的呢？过度依赖 ChatGPT，可能会让人丧失反思力与对未来的把握能力，陷入过度“自欺”的状态。

作为与杨立昆、约书亚·本吉奥三人并称为人工智能领域三位奠基人之一的“AI 教父”杰弗里·辛顿 (Geoffrey Hinton) 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。美国当地时间 5 月 1 日，这

位 75 岁的图灵奖得主突然宣布从谷歌离职。他发推文称，他离开谷歌是为了可以公开地谈论人工智能的危险。他表示，对自己的毕生工作，感到非常后悔。

辛顿说：“相比大模型，人类在学习速度上并无优势。AI 所制造的‘幻觉’并不是缺陷，而是特性，编造也是人类记忆的一个特点，这些模型正在做类似于人类的事情，它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人类了，将来会比我们聪明得多，我们将如何生存？”

新智能面临新挑战

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，世界各国都曾出现过“AI 威胁论”。马斯克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员。3 月份时，一份名为《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》的公开信在未来生命研究所官网上发布，包括特斯拉 CEO 埃隆·马斯克、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·沃兹尼亚克、Skype 创始人埃马德·莫斯塔克、Stability AI 首席执行官约书亚·本吉奥、图灵奖获得者斯图拉特·拉塞尔、